

小巷深处传出的意大利古琴声凄切婉转……

或许，人们在这首悲怆的叙事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引起共鸣



太阳升起的时候

秦万鑫 秦万明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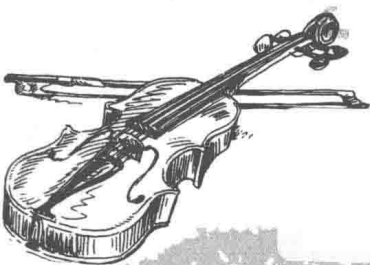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出版社

太阳升起的时候

秦万鑫 秦万明 著



1247.57
3240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太阳升起的时候/秦万鑫、秦万明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
2015.5

ISBN 978-7-5063-8009-6

I. ①太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2079 号

太阳升起的时候

作 者: 秦万鑫 秦万明

责任编辑: 张 平

装帧设计: 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 数: 280 千

印 张: 23.5

版 次: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009-6

定 价: 3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部 萌芽

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心地带的一条小巷，狭窄的小巷两侧，两排穿木结构的瓦屋由北向南歪斜，高高矮矮、密密匝匝、紧紧挤在一起。一些低矮的屋檐口伸出街沿，仿佛不能承受岁月的重压，无奈地抖掉身上的瓦片，裸露出沧桑的木椽。瓦屋相距十余间，就有一座门檐高挑、气派森严、黑漆大门紧闭的公馆。

小巷两侧的瓦屋原来都是商铺，大都是卖绣品的手工刺绣作坊。铺面全部由一个个约七八寸宽不等的木板组成，经历岁月风雨的铺板早已褪去当初鲜活的神气，露出斑驳的木质纹理和裂痕。

小巷巷面不宽，几步就可以从街这面跨到对面，但却有这个城市为数不多的青石板路面。坚硬的青石板早已被岁月打磨得圆润圆滑，两道碾轧出的深深的车轮印子从巷口一直往巷尾延伸。

想象得出来，这是一条曾经繁华的商业街，每天清晨各家的铺板就哗哗啦啦全部取了下来，敞亮着等待生意。屋子里摆放着一到两副绣花绷子，绷子上紧绷着尚未完工的绣品。绣花匠在印着花鸟虫草图案的真丝绣品上灵巧地舞动双臂，飞针走线，又不时地抬起头来，瞥向过往的客商，随时准备起身迎接。一到傍晚的时分，就听得小巷噤里啪啦一阵阵铺板关上的声响。

不知多少年了，这些屋子的铺板再也没打开过。小巷倒是人越来越多。夏天，太阳早上晒对面，下午晒这面，青石板路也晒得热浪滚滚，小巷就显得格外烘热。当傍晚来临，吃过晚

饭，屋里仍旧蒸笼一般。这时人们开始搬出木板凳、竹椅子、马扎到屋外，有的更是取下几块铺板放在地上，人就直挺挺躺上去。乘凉的男人光着冒汗的身子，只穿一条火幺裤，女人上身也只穿一件汗衫，毫无顾忌，奶子大的，少不得男人就偷偷盯上几眼。大家不停地摇着蒲扇，脚板已经伸出街沿，大声地和对面屋前的人聊着天。

当小巷稀稀落落的几盏昏暗的路灯亮起来，屋子里的灯大多就关了。小孩子跑出屋门，欢快的叫声不断。男孩在玩滚铁环，掺“牛牛”。女孩在“跳房”，抬“新媳妇”，还有男孩女孩一起在木电桩下玩“救救猫”……

一个六七岁大小的小男孩从小巷铺面里跑出来，他看看正在玩耍的小伙伴，独自一人滚着铁环往巷尾跑去，一路上嘴里哼个不停……

巷尾拐角处，有一片高高的青砖围墙。围墙角落处，拴有一只瞎子老太婆喂的小白猪，它老是喜欢在混着自己粪便的泥里滚来滚去，浑身上下污浊不堪。就连小孩也不喜欢，常常捡起石子扔向它。

围墙里面，是一幢别致的欧式小楼，尖尖的屋顶下，白色的窗户对着小巷。每当夜晚来临，窗口前就出现一个身影在拉小提琴。琴声像天籁之音，与这条小巷的环境显得那么不协调。

小男孩滚着铁环跑向这里，在围墙外灯光暗处停下来，他呆呆地站立在墙角下，神情专注、眼神痴迷地望着窗口，静静地聆听琴声……像被谁胳肢了一下，他扭动着身子笑了，用铁环钩跟着琴声上下舞动，又在铁环上敲击着节拍。

听着听着，他在地上捡起砖块和瓦砾，垒起一道道高低不平的屏障，然后跟着小提琴声，滚着铁环在这些屏障间忽快忽慢来回穿梭，铁环不断冲上屏障上下翻滚。有时在一道屏障前，琴声突然发生转折，他就娴熟地用铁杆将铁环一钩，铁环

就稳稳地在地上站立下来。他听着琴声，铁钩左右摆动铁环，他的头也跟着琴声左右摇晃。当琴声再次激越高昂，他猛地一推铁环，铁环又迅速在屏障间滚动起来。他使出吃奶的劲，忙得满头满脸都是汗，头上汗水已将额前的头发浸湿粘在一起，他偶尔伸手一抹，脸上就出现一道道黑黑的汗印。小男孩神情专注、充满喜悦，天真烂漫的脸洋溢着内心无比的快乐和兴奋。

他仿佛觉得那些音符就像在外婆家河边看见的一群摇动尾巴的蝌蚪，于是他掏出粉笔，在青砖墙围上不停地涂画着蝌蚪一样的记号。他跟着琴声的起伏，有时踮起脚，伸长手臂奋力向上，有时又猫着腰，有的时候干脆就像一只小狗爬行在墙角下不停涂画……

当琴声停下来，小男孩慢慢站起身，后退几步，他踮起脚尖向小楼窗口张望，这时窗口上的拉琴人的身影也在向小男孩张望。黑夜中，他们的眼里都闪动着光亮，他们的目光对视着。小男孩似乎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回身滚起铁环一溜烟儿跑了，还不时回头张望。于是，窗口那个面容清癯冷峻的拉琴人，目光一直盯着跑去的小男孩，露出开心的微笑。

有一天，小男孩滚着铁环来到墙外，当琴声响起的时候，他扔下手中的铁环，从怀里掏出一支竹笛，跟着小提琴乐曲吹了起来。他开始还背对着窗口吹得很小声，后来就转过身对着小楼窗口，使劲吹起来。轻快明亮的竹笛声不断射向那扇窗口……

琴声悄然停下，窗口上，拉琴人静静地像一幅剪影，在聆听竹笛声。小男孩也停下来，一边张望一边用粉笔在墙上涂画着音符。琴声又响起来，小男孩跳起身跟着欢快地吹起竹笛。琴声再次停下来，停了很久。小男孩呆呆地望着拉琴人的身影，他等得不耐烦了，又在墙上涂画着，一边不停地抬起头睁大眼睛向小楼窗口张望。

院落沉重的黑漆大门的一扇缓缓拉开了一条缝，里面走出一个老人，他轻手轻脚慢慢转到墙边，看着小男孩。

“小孩？”他轻轻叫了一声。

小男孩一抬头，慌忙把竹笛往怀里一藏，机警地望着他。

“过来？”他向小男孩招招手。

小男孩没有上前，而是往后退着……然后又跑上前，飞快捡起地上的铁环，一转身滚着铁环跑了。

“林子青！林子青！”一个小女孩冲着从身边跑过的小男孩大声喊，见小男孩头也不回，小女孩气呼呼地一甩辫子，嘟起嘴朝小男孩身后吐出一句：“街娃！”

老人看着小男孩跑去的身影，脸上浮现出慈爱的微笑。他转到青砖围墙下，凑近墙壁仔细看着小男孩涂画的那些符号，慢慢地他抬起头，目光里有一丝光亮在闪烁。他望着小男孩跑去的方向沉吟半晌，若有所思地微微点点头。

他向小女孩招招手：“小朋友，来！”

小女孩走到他身前，很礼貌地微微欠欠身：“爷爷好！”

“你认识他？”

“认识啊！他叫林子青。”

“哦，你等等！”老人回身走进大门，不一会儿又走出来，手上拿了几本书，“把这几本书给林子青。以后你不能叫他街娃！”

小女孩接过书，低下头嘟起小嘴，小声嘀咕：“他就是街娃，我就要叫！”

老人开心地笑了：“小姑娘，你叫啥名字？”

“我叫周缨！”

“周英？”

小女孩急切地摇摇头说：“是‘红缨枪’的‘缨’！”

“呵呵。我还以为是……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是‘红缨枪’的‘缨’！”小女孩比画着握住

红缨枪的姿势。

“呵呵呵！知道啦！知道啦！”老人被小女孩认真的神情逗乐了，爱抚地伸出手去摸小女孩的头。

小女孩一退躲开他的手，拿起书慢慢回身，走了几步，又开心地蹦跳起来，一溜烟儿跑了。

老人默默看着她远去，回身走进那扇黑漆大门，他若有所思，嘴里轻轻地念叨：“林子青……”

二

红海洋席卷了全国。这条小巷铺板上都涂抹上了红色油漆，还用金黄色油漆勾勒出一个方框，框子里面写上了伟大领袖的语录。除了这些，小巷依旧那么凌乱、狭窄、喧闹，只是那些孩子都长大了，小巷显得更加拥挤。

公馆里住着的人已不再那么纯粹，昔日公馆的主人，退守到二进四合院里端，占据着上厅房、上房和厢房这些公馆最好的位置。而一进四合院里，那些下房、耳房，则搬进去人口众多的市民。四合院里，大家上上下下，进进出出，内心虽各有耿介，表面上也还相处得比较平和融洽。

昔日权贵的子女和市民孩子小时候还无拘束一起玩，随着年龄长大后交往就越来越少。公馆孩子骨子里还残留着贵族的傲慢，对平民的孩子在内心深处有一种轻视，他们感到那些孩子粗野、低俗、寒碜，暗地里叫他们“街娃”。街面上的孩子则觉得公馆里的孩子毫无生气，胆小、柔弱、清高，他们也给公馆的孩子取了很多绰号，像皮肤白净的就叫“白肉”、瘦弱的就叫“灯影”。街面和公馆里的孩子随着他们一天天长大，有些延续了童年的友情，成了好伙伴，也有个别少男少女间发

生了轰轰烈烈而又凄美的爱情故事。

这样一个空间狭窄、各式各样的人杂居、不同阶层的人们相处的小巷。在这个非常的时代，注定要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。

炽热的夏季，傍晚时分，隆隆雷声越来越近，一道道闪电刺破黑夜。风起了，一阵紧过一阵刮过小巷，屋顶上瓦砾被吹起，叮叮当当滚落下屋檐。紧接着，黑云压顶，雷鸣火闪，豆大的雨点噼噼啪啪打下来。小巷的人们欢快呼喊，手忙脚乱收拾起在街边乘凉的竹椅、马扎，还有那些铺板。路上行人双手捂着头，惊呼着往家里跑。

林子青站在街沿边，他嘴唇紧闭，雨点不停地打落在他身上。他抬头望着黑压压的天空中不断闪刺的雷电。

他的脑海浮现出下午那一幕：一辆“嘎斯”卡车满载着带着棍棒的人飞快地驶进小巷，在那座欧式小楼的黑漆大门前戛然而止，紧跟着车上跳下一群年轻人，左臂上都戴有“红卫兵”和“工人兵团”的红色袖套。人们气势汹汹用棍棒砰砰地敲击黑漆大门，一边大声吼叫：“开门！开门！开门……”

黑漆大门打开了，满脸惊恐的老人一露脸，人群就蜂拥而入。一个“工人兵团”头领模样的人厉声喊道：“楚天明，反动艺术权威，里通外国的卖国贼，现在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！红卫兵小将们，凡是有‘封资修’的东西统统抄走。”说着就将一块早已准备好的木牌挂在老人的脖颈上，木牌上面黑字赫然写着：

打倒里通外国的反动艺术权威

楚天明

木牌打上了一道凶狠刺目的红叉，让人恐怖战栗。

众人一声呼叫，冲进黑漆大门。

林子青看见高年级学生邓卫东和学校的一些同学也在里面。邓卫东是学校高三级学生，他是学校老师、同学公认的才子，一个文学方面很有天赋的人。他身材魁伟、相貌英俊、性格豪爽，是学校很多女同学的梦中情人。而今，他是学校红卫兵造反兵团的头目。

此时，邓卫东身着崭新的橄榄绿军装，深褐色武装带紧紧扣在腰上，腰间上挂一个“五四式”手枪皮套，露出锃亮的枪把，上面一束红缨随着他的走动而不停晃动。他神情严峻、威风凛凛地注视着四围。他看见林子青，微微一怔，转身进大门去了。

楚天明站在一旁，看着那些红卫兵将屋子里沙发、红木家具搬到车上，那台“博兰斯勒”钢琴也被搬出来抬上车，他的眼里露出惋惜和心疼的神情，仍然没动。当工人造反兵团头目抱着小提琴出来时，楚天明浑身颤抖着扑了上去，沙哑地哀声叫着：“不！不！不！”一边伸手抓住小提琴。兵团头目恶狠狠地一推，楚天明一个踉跄，但他双手仍旧紧紧拉着琴盒不放手。“放手！”兵团头目厉声呵斥，见楚天明毫不松手，他挥起手中的棍棒往楚天明的手打去。

林子青和周缨站在围观的人群中，他们被眼前暴力的场面惊呆了，恐惧令林子青浑身战栗揪心，周缨也不由得上前紧紧拉着他的衣角。

当这把小提琴这么近距离地又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林子青眼前，他的头仿佛被重重地一击，他一下蒙了。他不知听过多少遍这把小提琴的演奏，却从来没有见过它。在他贫穷饥饿的童年中，是它给他带来了心灵的抚慰和无尽的满足。每当他感到委屈悲伤，听见这把小提琴的琴声时，他就感到这把小提琴好像知道了自己内心的苦痛和悲伤，如泣如诉的好像在轻

轻抚摸自己的心灵，他就不再孤独而感受到一种温暖亲切的拥抱。他把这把小提琴当成自己最好最好的朋友，但他又不能接近它。它在他心中像天使般圣洁高雅，他只能远远地聆听它天籁般的声音，只要一天没听到它的声音，他就仿佛丢魂落魄。

他从拉琴人给他的书中知道了曲谱音符，觉得那些音符就像蝌蚪在上下游动。一本学习小提琴演奏的书让他有些沮丧，他没有小提琴，但他很快找来父亲以往绣花用的靠手板当作小提琴，把鸡毛掸上的毛拔光当着琴弓，按照书本上的要求模拟拉琴的姿势。他在听小提琴声的时候，常常会禁不住右手比画着拉琴的姿势，左手手指也飞快地在靠手板上跟着音符前后跳动。

难道？难道这把小提琴就要被人凶暴地夺走，遭受蹂躏，永远从自己身边消失？

这一刻，他仿佛忘记了恐惧，突然冲了上去，将兵团头目撞倒在地，夺过小提琴。兵团头目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，盯着林子青吼道：“妈的！你的劲还大呢，你是啥子人？俺！”兵团头目又四下望了望。

林子青盯着他，没有吭声。

“你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？俺！”兵团头目一脸怒气地盯着他，推了他几掌，见他动也不动，又拿起棒子对他的胸前戳了戳。林子青咬着牙还是紧紧抱着小提琴。

“拿给我！”兵团头目厉声吆喝，一边伸出手。

林子青紧紧抱着琴转过身去。

兵团头目恼怒地一棒子打在他肩上。林子青不由得一弯腰，他回过身来，恨恨地看着兵团头目。

楚天明两眼流出泪水绝望地哭喊着：“别打了，别打了！”他上前护着林子青凄惨地说：“孩子，孩子，给他！”

“不!”林子青倔强地说道,紧紧抱住小提琴。

又是一棒子击打在林子青的肩背上:“我看你还硬!”

“别打了,别打了!”楚天明挡住举起的木棒,对林子青说,“给他吧!给他……”

“不!”林子青紧紧护着小提琴。

兵团头目再次扬起木棒……

“啊!”周缨尖叫了一声,紧紧捂住嘴。

一只手猛地将兵团头目的胳膊抓住,兵团头目回身一看是邓卫东,邓卫东放下他的胳膊:“刘队长,算了,这是我同学。”

这次抄家是工人兵团和红卫兵的共同行动,由这个兵团小头目带队。刘队长看了看邓卫东,收起木棒,又伸手去夺小提琴,嘴里骂道:“妈的,这个破玩意儿还让你把命豁出来了?敢跟老子作对!”

“算了算了,刘队长!”邓卫东挡开他,又对林子青说,“给我!”林子青看着邓卫东的目光,邓卫东向他轻轻点点头,林子青慢慢松开了手。邓卫东抱着小提琴,对刘队长说:“这样好了吧?”兵团头目悻悻地看着他,嘴里嘟囔着又厉声呵斥楚天明:“你给我老老实实站好!”转身又去指挥那些人搬东西。

楚天明被押上车,站在车前,脖颈上还挂着那块木牌。临走时,邓卫东悄悄对林子青说了几句。“嘎斯”载着抄家的物件和楚天明离开了……

一道闪电横空而过,紧接着霹雳一声炸雷,打断了林子青的思绪。他猛然冲入狂风暴雨向小巷口跑去,穿过几条大街小巷,来到省乐团礼堂,他的一身早被雨淋得湿透了。他远远看见礼堂大门有两个站岗的哨兵,又机警地跑向礼堂一侧围墙边的黑暗处。他左右看了看,一个纵身双手抓住墙头,伸头望了望里面,双腿一蹬跃上了墙头,消失在围墙里。

到礼堂了，他的心禁不住怦怦加快了跳动，蹑手蹑脚向礼堂大门摸去，礼堂大门紧锁。他转过角落，向礼堂的后台小门跑去。

“谁？”一声大喝，紧接着听见枪栓拉动的哗哗声，林子青赶快慢下脚步蹲下身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看见邓卫东向四处警惕地张望，便慢慢靠过去，见邓卫东向他招手，他跳起身蹿到邓卫东跟前。

邓卫东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：“快！从舞台后门进去，锁挂上面没锁死，小提琴就在里面……”

“楚老师呢？”林子青急切地问。

“现在关押在那边，先把他的小提琴拿走，小提琴就在舞台的……”邓卫东话还没说完，那边急急跑过来了几个人，邓卫东猛然转身，枪机拉得哗哗作响，大声喝道：“口令？”

“红色。回令？”一听就是那个刘队长沙哑凶狠的声音。

“风暴。”

“哦，是邓卫东啊，咋个红卫兵司令做起小兵的事来了？”刘队长放慢脚步走过来。

邓卫东急忙把林子青一推悄声说道：“快进去，我来对付！”

林子青摸到后门，取下佯装锁上的门锁挂在一边门扣上，推开门溜了进去，又转身掩上小门。舞台上各种抄家运来的东西堆得满满的，林子青在黑夜中摸索着，他感到自己的心“咚咚”地像是要跳出胸膛，浑身也不停地哆嗦。他慌乱地四下摸索：一卷卷字画，堆得乱七八糟的书籍，各式各样的古家具……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在里面也没找到小提琴。他急得快要哭出来。他不断地把那些东西往一边挪开，又轻轻放下，但就是那么一点儿声响，在这黑夜里，在他耳边都是那巨大的轰鸣声，好像整个世界都可以听到。

一道手电光晃动着从小门照射进来，一个影子走上舞台，

手电光柱往四处照了照，一声凶狠的吼叫：“谁在里面？”

林子青听那声音就知道是那个兵团的刘队长，他惊出一身冷汗，连忙匍匐在地上，又慢慢伸手抓住一张板凳。手电光向他这边晃动着，他听见脚步声慢慢向他走近，他的呼吸仿佛停止了，浑身血液仿佛凝固了，他的手紧紧握住凳子……

“噼嚓！”一道闪电急速划过，一声霹雳从天而降炸响在礼堂，惊得刘队长把手电筒掉在地上，他慌忙捡起退出舞台。

邓卫东在门口捏着一把汗，他一直紧紧握住自动步枪，想着应付突发的情况。见刘队长退出来，这才松了口气说：“刘队长，我给你说没有情况，你就是不信，是信不过我啊？”

刘队长自语道：“这就怪了，门没有锁上，锁又挂在上面？刚才好像是有个人影？”说着，将门锁上。

邓卫东呵呵一笑：“你是不是看到女鬼了！”大家都笑起来。邓卫东掏出烟，给大家发上，又给刘队长点燃，顺手把一盒烟塞进刘队长的包里。刘队长足足吸了一口烟，也笑了：“女鬼？女鬼……哈哈！”

大家又是一阵哄笑。

“老弟，有你在这儿，我就放心了。”刘队长拍拍邓卫东，带着人走了。

邓卫东等他们走远了，连忙掏出身上的钥匙，打开小门的锁。

林子青又起身继续寻找，室外雨声和雷电掩盖了空旷的礼堂中的碰撞声。当他把全部东西挪开后，也没找到那把小提琴。他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力地坐在舞台地板上。这时他听见邓卫东在门口急促地叫道：“在墙上，在墙上！”

一道闪电划过黑夜，舞台雪白的背墙上，一刹那清楚地呈现出挂在上面的小提琴盒，林子青心中一阵狂喜，一个箭步冲上去取下小提琴。他想了想，又用衣服把小提琴包起来，这才急急退出小门。

林子青睁大眼睛四处张望着跑向围墙，邓卫东端着半自动步枪跟随在他身后，机警地看着四周。到了围墙边，邓卫东一个下蹲，林子青踩在他肩膀上爬上墙头，又接过他递上来的小提琴，一个纵身跳出墙外。

林子青在风雨中不停奔跑，在小巷口，街面上已经人迹稀少，他顺着黑乎乎的街沿，狼一样警觉地看着周围。当他摸过前国民党少将警备司令的公馆门前，周缨在黑漆大门后，黑夜中明亮的眼睛透过大门的缝隙，紧紧盯住黑暗中跑过来的林子青。

“林子青！”她打开门缝轻轻叫了一声。

林子青看了她一眼，摆摆手，飞快地向家里跑去。他悄声溜进家，蹑手蹑脚爬上了小阁楼，把小提琴放在自己床下，又用那些破烂的东西遮盖住，这才松了口气。他从惊魂未定中慢慢地平静下来。他来到周缨家的院落里，在井里提了一桶水从头上淋了下去。

周缨在屋里默默看着，她回身张望了一下，见母亲在隔壁房里，就悄悄拿起一张脸帕蹑手蹑脚走出屋，她轻轻走到林子青身后，把脸帕往他胳膊弯一塞，林子青一回头，周缨食指在嘴边比画着，嘴里轻声道：“嘘……”

林子青紧紧握着脸帕，呆呆地看着周缨退回屋里。

三

林子青第一次看见小提琴是在周缨家里，那是周缨过生日那天。周缨早早地就悄悄对他说，外公要给她过生日，要她约上几个要好的小朋友，还特地叮嘱她，要叫上林子青。

周缨外公是原国民党警备区司令，几个舅舅也是国民党军